

1308

長汀文史資料

楊成武

迎接香港回归祖国专辑

(增刊)

政协长汀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长汀文史资料(增刊)

迎接香港回归祖国专辑

(第二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福建省长汀县委员会

一九九七年五月

编者的话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将中国带进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华民族由此蒙受了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香港，象谜一样的城市。在她身上，既刻画着清王朝的屈辱，又写满了中国人的自豪；虽然拥有众多“世界之最”的美誉令人骄傲，但也不乏诸如“文化沙漠”的贬称叫人汗颜。一个半世纪的风雨沧桑，香港升沉、跌宕，自强不息，从默默无闻的滨海小渔村发展成享誉全球的经济大都会，世人无不为之侧目。

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相对完善的法制环境，兼容并蓄的社会文化和高度开放的经济模式，构成了五光十色的今日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扬长避短的发展战略，勤劳智慧的手足同胞和幅员辽阔的内地市场，造就了香港经济的持续腾飞。

“百年奇耻今朝雪，两制丰功举世钦。”时代的巨轮滚滚前行，历史将在1997年7月1日翻开新的一页，香港这颗灿烂的东方明珠将回归祖国，一个半世纪以来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民族耻辱将一扫

而光。目前,香港特区政府架构已搭好,“港人治港”的方针在筹组特区的过程中得到一步步落实,香港社会稳定,经济活跃,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进一步稳固和发展。香港能有今天这样平稳的局势,能有今天这样繁荣的经济,能有今天这样安定的人心,归根结底,离不开邓小平同志创造性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离不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香港实行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离不开祖国改革开放给香港带来的机遇。

“东方搏起彩云飞,万众欢呼香港归。”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性时刻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编辑出版《长汀文史资料》“迎接香港回归祖国”专辑(增刊),较全面地介绍香港的历史、现状和回归历程,展示香港的美好明天,是非常适时和有意义的。将有助于广大人民群众、各界人士进一步了解香港,理解“一国两制”的伟大意义。香港的回归指日可待,但祖国的完全统一还未实现,我们一定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高举两面旗帜,肩负起历史重任,艰苦奋斗,勤奋工作,为澳门的平稳过渡和胜利回归,乃至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作出新的贡献。

编者

1997年4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邓小平同志的五次香港行 (1)

中央领导同志谈香港回归问题 (2)

关于收复香港的历史考察

..... 刘存宽 邴永庆(4)

迎接香港回归祖国 曾耀东(26)

迎香港回归,雪百年屈辱..... 袁利廷(54)

介绍香港的有关资料 (91)

唇齿相依故乡情

——记旅港长汀同乡会..... 康绍泰(104)

香港见闻..... 陈祥华(111)

百人读书迎回归

——记本会“迎接香港回归祖国”读书

活动..... 江兴清(124)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胜利..... 刘宗尧(126)

迎接香港回归祖国诗词选..... 蓝在田等(130)

邓小平同志的五次香港行

1992年2月，邓小平在南巡视察时，曾说过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后，一定要到香港去看一看。不熟悉情况的人以为邓小平从未到过香港。其实，建国以前，邓小平就曾5次到过香港。第一次是1920年9月11日，年仅16岁的邓小平，与83名四川同学在上海港登上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赴法国勤工俭学途中，于9月14日抵达香港停泊一天。第二次是1927年7月到8月间，邓小平奉中央军委的派遣，告别妻子，乘船南下，经过香港，赶赴广西，开辟革命根据地。第三次是1930年1月，邓小平奉命往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他再次途经香港回到上海。第四次是1930年1月，邓小平在上海汇报完工作后，再度取道香港回到广西。第五次是1931年2月，邓小平率领红七军到达江西后，自己化装成一个买山货的商人，由江西党组织一位交通员随同，一路步行，经粤赣交界处的大庾岭，到达广东的南雄县，步行至韶关，后乘火车到广州，当晚由广州赶至香港，再次经过香港，乘船前往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和汇报工作。

（摘自《宣传半月刊》）

中央领导同志谈香港回归问题

新近出版的上海《机关动态》第三期刊文《中央领导同志谈香港回归问题》，现摘录如下：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祖国是肯定可以实现的，这个不能动摇。但他们也还会想办法来向我们施加压力，制造麻烦，如要搞直接选举，搞什么民主、人权。关于政制的谈判破裂了。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后，现在港英政府搞的立法机构等就不能跨越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到时就要终止它的任期。特别行政区的新一届立法局将另行产生，叫做“另起炉灶”。要保持香港回归后的繁荣稳定，深圳要发挥很好的作用。但必须明确，一九九七年以后，深圳和香港还是有区别的，还是有一条界线的，一个叫经济特区，一个叫特别行政区。深圳经济特区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按照宪法，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人员的交往也不像上海的浦西到浦东那样。按照基本法，香港的银行、民航、交通等由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中央行使主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

派驻军队，国防权属中央，二是外交权属中央。现在是英国行使主权，你到香港去，是由英国政府发签证。除了这两条，其他的由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包括法院的终审权都在香港。我们要注意这样一种区别。

（摘自《统战月刊》）

关于收复香港的历史考察

刘存宽 酆永庆

内容提要:在香港回归还有 100 天之际,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

1841 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 1919 年的巴黎和会和 1921 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

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 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 1841 年 1 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 年 8 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1841 年 1 月 25 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1840 年 8 月 30 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

东再继续谈判。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1841年1月7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

定”实属无稽之谈。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

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1841年5月18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

的胜利。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埭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覬觐”。

1841年8月21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1841年10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

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4月11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5月25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其后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8月29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

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1860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99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 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